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杜騙新書 第二十一類 僧道騙

和尚認牝牛為母

夏六月間，一行腳僧過於路，見小豎牧一伙牛，內有黃牝牛，大而肥，牧豎伸左腳與之舐，牝牛舐之。又以右腳與舐，僧問曰：「此牛何為舐你腳？」牧豎曰：「此牛最馴熟，吾甚愛之。我腳多汗鹹，故牛愛舐。」僧知牛愛舐鹹味，密目間此牛，係索長者家所畜的。次日，僧取濃鹽汁厚塗頂臉，及遍身手足等處。尋到索長者家，跪門涕泣曰：「願賜慈悲心，超度我母子。」索老曰：「我不會說法唸經，怎能超度人？」僧曰：「我先母在生，不肯修齋布福，今已死七年，知冥中必受罪譴。奈家貧不能功果追薦，因慕日蓮救母，情願削髮從師，專求度母。前月得遇善知識，指我母在長者家，投生為黃牛母，敬來求超度。」索老曰：「我欄有四頭牝牛，知何牛是？」僧曰：「願同往看，畜物更有靈性，母子相見，必有恩愛情在，自與別的不同。」索老與僧同到欄前，放出群牛，僧見大牝牛到，即揭下袖蒂帽，涕泣跪向前曰：「此是吾母也。」牝牛嗅其鹹味以舌遍舐其頭臉，若憐借狀。僧愈加流涕。又自剝去衣服，牛遍舐其身不忍去。索老看見果異，真似母之愛子，但不能言耳。問曰：「既是你前生之母，今須何以超度？」僧曰：「我若有銀，當以半價買去養。奈貧僧衣體罄空，願長者全舍。貧僧牽往山庵，日採草煮粥喂養。待其譴罪完滿，天年數終，貧僧當收埋，唸經卷超度，庶來世轉身為人，不墮畜生道矣。」

長者憐其詞情懇切，曰：「吾舍與你去。」僧叩頭拜謝，牽此牛往三日路外，付山庵寄養。至十月天氣寒涼，叫屠子來宰，以一半分與，賣得價銀一兩五錢。一半僧自留，做成乾糧，收藏衲襖中。各處逕到步長者廳前，結雙趺而坐。長者出曰：「何僧敢升廳而坐？」僧曰：「你頗認得我麼？」長者曰：「不知你是何人，怎麼認得？」僧曰：「亦自然覺得面熟麼？」長者曰：「並無相會，何處面熟？」僧長歎曰：「你本來靈性且盡喪，何怪不識故人色相？」長者曰：「何為是故人？」僧曰：「昔佛印點醒東坡，遠公喚回樂天，非蘇白二公之故人乎。你前生與我同修，因塵心未斷，復來享此人福。我今特來度你，急宜丟手塵債，再去勤修，庶不廢前生功行也。」長者曰：「你安能識得前生？」僧曰：「我功行高你一倍，你今且享半生福祿，我又加半生若修，何難知三生事因。」長者曰：「你今生若何苦修？」僧曰：「從前苦修且休題，現今已辟谷三年矣！」

長者始驚曰：「你能辟谷，在我家辟一月何如？」僧笑曰：「三年於是何有一月？」長者曰：「亦服茶湯乎？」僧曰：「清茶滾水，日一甌耳。」長者留之，掃一空室與坐。早進甌茶，夜進甌滾水，連坐七日，再請出答，對如常，長者驚服問曰：「我當如何修？」僧曰：「只棄家長往，自有修行善方。」長者曰：「妻寡子幼，產業付誰，此事不能。其次修何如？」僧曰：「惟有舍施修寺奉佛，來生亦受福報。現今廬山一庵，化人獨力修造，倘捐五百金，一完修之，亦一大功德也。」長者依言，遣僕同僧送五百金往，交付與住持明白。留僕住數日，送歸報主。後僧分住持銀二百五十兩而去。其以辟谷動富翁，則私食所帶之乾糧耳。寧有人而真辟谷者？

按：此僧脫牛，猶其小者，轉賣之可也。名為生前母，而宰食之，罪浮於天矣。至用為乾糧，而詐稱辟谷，其騙益大。雖半舍人庵，亦是好事，僧若得勸緣功。然周急賑貧，自當施於鄰里，何必投入於庵，此愚人信福田利益之過也。亦未讀傳奕公高識傳矣。

服孩兒丹詐辟谷（外一則）

有僧自稱能辟谷者，富家多召而試之。連七八日，不食一粒，或間二三日，服滾湯一甌而已。傳名甚廣，人爭以金帛舍之。一鄉官見褚縣尊，偶道及此，稱世間有此高僧，真仙佛再生於世也。褚公最正大，素不信僧道輩曰：「人受此色身，那能斷絕食色，假托辟谷者，不過暗藏乾糧，以哄惑愚民耳！明理君子，何可信此輩。若果能辟谷，彼將遠遁深山，惟恐名落人間，何必浪遊市裡？受人施捨金帛，將何所用？」鄉官被褚公一駁，似乎已為信邪，更欲取信其言。乃曰：「老父母不信。可召而試之，方知晚生言非妄矣。」

褚公即差人喚至，令搜其身，別無夾帶，惟持二十四個彌陀珠，許之帶入，掃一淨室，布牀席與坐。外遣人輪番密窺，日遣人明開門一視，出仍鎖門，兩日內果結雙趺而坐，容貌如故。第三日開視，見臉有汗，求滾水飲，褚公命與之。復出鎖門，密窺者來稟曰：「僧以一彌陀珠調水飲訖。容貌復好。」後每兩日進滾湯一碗，密窺者輒稟云：「以珠調吃。」經十一日召之出，取其彌陀珠視之，只十九枚在手耳。褚公收其珠，命收入輕監，不許攪動，聽彼靜坐，以候發落。密囑禁子曰：「勿容僧道人入見，兩日後必問你乞食，你問其彌陀珠何以做？做來，以水調之，與此珠一樣，後重賞你。」

次日，僧即問禁子求食。禁子問曰：「你教我作珠方法，便與你食。」僧曰：「此藥極難得，你但與我食，出外多以銀謝你，不必問此方。」禁子不與之食，三日餓倒，面青黃無人色矣。褚公提出審曰：「我早知此珠是孩兒丹矣。你供出製造方法來，免汝一死。」僧詐作將死形狀，不敢應。褚公笑曰：「眾看此辟谷僧，在褚爺前，辟三日谷，即餓死矣。此丹乃婦人胎內孩子。必須謀死孕婦，剖其嬰孩以作此丹。不知你害死多少命，以造此惡業，你怎敢說出口，我豈求汝方乎。若打死你罪還輕。」命衙前搭起一台，以十九枚珠發出，將四個調與眾百姓看，以滾水調之，滿碗都是膏液，有敢飲者又香又甜，只飲兩口，一日亦飽。後十五枚，發與醫生治補損。然後縛此僧，在台上凌遲之。褚公曰：「縣令為民父母，豈忍殺人，但為眾冤泄恨矣。」眾皆稱快。而鄉官後亦永不信僧道矣。

按：此詐辟谷者，多是藏乾糧，其服孩兒丹者少。

此糧非藏於身，恐人搜也。都寄於丐乞者之身，有人試之，則密以乾糧付。又有服鬆毛竹葉者，鬆毛用羊蹄草同吃，竹葉用嫩蕨同吃，皆滑而可食。僧亦嘗以此惑人，謂彼能服此，然從古有辟谷之說者，乃仙方非人間所有也。曾見有遇異人，授辟谷者述之於左。

武夷山有貧民結廬於岩曲，僅容牀灶，壘山種茶，賣以供食。積十數年所開茶山，歲可收鬻三四金，每日力作不息。惟大寒暑，甚風雨，終日寂坐岩廬下，不識經典，亦不通往來。忽日，一道人過其廬，謂曰：「汝耕山勞苦，何不以茶山付人代耕，歲收一金以買衣資。吾授汝辟谷方，則不須買米，不勞耕山，可安坐自足矣。」山民曰：「吾嘗聞修行人有辟谷方，若肯教我，願拜師父求學。」道士曰：「你性子恬靜，盡可修行。今後惟早晨煎清泉二罐，煎至半落，以兩罐合煎作一罐，早午晚各飲二甌。飲後澄心息想，以舌抵上腭，合口閉目，終日靜坐。或天清神爽，愛出遊行，則慢步閒觀，隨意所適。不拘半午，不拘片時，凡行住坐臥，只從心不拂，或山果草實可食者，遇著稍食一二不妨。但不可有意尋求，如此便可辟谷矣。記之，不可輕易傳人。」

山民依此行之一年，果不食一黍。顏如金黃，輕健如常，同山傍居人常不見其糶米。或過其廬，亦無鍋甌。問之，答曰：「近年學得辟谷方。」居人轉相傳異，有拜之求方者，輒逃避不受曰：「師囑勿輕傳泄。」次年傳於遠近，多有來山拜訪者。或齋糧宿其居廬。看守至匝月，果惟見飲滾水，飲後靜坐，寂無一為，亦無閒談。不知者或窮問之，或與談修養，微笑而起，出遊山徑，迨午晚歸，復暖滾水而飲。凡人之來者不迎，去者不送，亦無半語訊問人。人問之，有可答者，隨口答一二句。問其餘閒事，則搖首不應。若有厭煩之意，惟有自去靜坐。

凡言動應酬，總是付之無心而已。第二年後，名益著，富家貴人多備安轎迎之，堅逃不往。富貴人身往勸逼之後，亦遍往諸家，所到不食人一物，惟向空室靜坐，若一木佛然，有言動而已。經二年半後，有潭陽富人，禮迎之。處奉更肅，若敬神明。時進

茶果，稍為食些。

少後，備清茶精飯，苦勸之食，堅辭不能，不得已為食一甌。少頃饑甚，服滾湯又饑，餓不能禁。又索食，富人歡喜肅進之。連三日內，皆一日五餐，僅能止饑。

山民自驚疑急求歸山。依舊服湯靜坐，不免肚饑。後只得復食三餐，如尋常人矣。

按：山民所遇之道士，明是仙人，若辟谷三年完滿，必有超度矣。惜哉！為名所累。致人迎奉，致人逼食，而自毀前功。此勸食之愚富人，彼意欲虔奉之，以分生佛之福，豈誠心奉道哉。此山民既為所誤，而彼福亦安在也，且墮百劫之罪，來生必與山民，結一大仇矣。觀此則辟谷乃仙方，不徒在服滾水靜坐也。

不然後仍服之坐之，而何谷不能辟哉，則今之托辟谷，索人錢米者，真盜賊僧道也。真辟谷者，敢令人知乎？

信僧哄惑幾染禍

徽州人丁達，為人好善喜捨。一日與友林澤往海澄買椒木，到臨青等處發賣，貨已賣訖。此處有一寺，內有名僧號無二者，年近三十餘，相貌俊雅，會講經典，善談因果。夙動多少良家子弟，往寺參拜，常有被其勸化，削髮出家者。時達邀澤去謁無二，林澤曰：「你素性好善，聞此僧巧嘴善言，累誘人削髮為僧。你若見之，被其哄惑，何以歸見父母？」達曰：「勤在彼，從在我。我自有主。彼何能奪。」苦要往拜之，見無二舉動閒雅，談及因果之事，達被打動，盡舍其財入寺，拜無二為師，欲削髮為僧。澤怒曰：「未到此處我早言之，今果被哄惑，何以為人？」再三苦諫不聽，澤自回去。達在寺修行。過二年後，僧無二因有董寡婦入寺燒香，容貌甚美，亦信善，好念彌陀，帶一使女十七歲。國色嬌媚，到寺亦參拜。無二以巧言勸誘，寡婦亦心服，即拜無二為師，欲削髮為尼。暫在寺宿幾夜，其丫頭常往無二房送果品，無二欲心難制，以白金十兩戲之，丫頭收其銀，與之通情。無二又思及其妾婦，夜潛入其房，候董氏熟睡，欲強姦之，董氏堅貞不從喊曰：「何人無理敢來奸盜。」言未數聲，無二以手巾緊勒其頸，須臾而死。次日，使女去報知董氏之子李英，及到寺無二已先逃走矣。但無二久出名，各處人多認得，李英僱人遍處緝拿。不兩日拿到送縣，王爺即點民兵百餘，圍繞其寺，時寺僧已四散逃命，無僧可拿。王爺再命焚其寺，將無二責了四十，問典刑之罪。達悔財本俱喪，無顏回家，後家中已知達逃回，叫人尋覓歸家。髮長方敢出，此愚人信僧之明鑒也。

按：寺門藏奸，僧徒即賊，此是常事。亦往往有敗露者，人不目見，亦多耳聞，何猶不知戒。而婦人入寺，男子出家，真大愚也。董雖死，猶幸節完。丁達雖幸逃生，而財本已喪。使當時與無二並獲，何分清濁，必並死獄中矣。故邪說引誘人者，無論士農工商，皆當勿信而遠之可也。

僧似伽藍詐化疏

天元寺年久傾頹，住持僧完朗有意修之，恐工費浩大，非有大力者，發願獨任，未易舉手。忽日遊方僧若冰來寺投宿，身軀魁梧，面方而黑，目圓耳長，宛似本寺伽藍形像。完朗一見心喜，夜設齋款待，甚加勤敬。次日僧若冰曰：「寶刹非興旺，何如此肯接待十方。」完朗曰：「興我寺者，在尊宿一臂之力，敢大有所托。」若冰曰：「山家緣簿，怎能相助？」完朗曰：「此寺須五百金方可全修，雖化些少眾緣，亦不濟事。」

看尊相，極似我本寺伽藍，托你擇巨富家，若化其全修，待彼在允否間，約其來寺觀看，我自有方法納之。」若冰會意，前去大江邊，有柴商財本巨萬。若冰備乾糧在身，直到柴排廳中，朗誦一經，結跏而坐，高叫曰：「化緣。」柴商荆秀雲，命手下以錢與之。僧全不視曰：「吾非化小可錢鈔，貧僧與施主有夙緣，要化千金。」秀雲作色曰：「化千金何用？」僧曰：「此去二百里，有天元寺，前創時施主有緣在，故今生大富。近年頹壞，須五百金修理。又須五百金為香火田，後可保長久。則施主功德遠大矣。」秀雲曰：「你為寺化疏，前生與此寺何緣？」僧曰：「寺本我居食之地，非有緣得久處乎？」秀雲不睬之。

僧在柴排坐三日不去。手下人以飯與食亦食，不與亦不食。又過四日，秀雲曰：「吾舍三百相助，你更去化別人。」僧曰：「有緣者不能化，無緣者何勞空說。」秀雲曰：「你把疏簿來，我題三百兩。」僧曰：「疏簿在寺中，三百亦不夠用，不須題，你圖今生享福，只施五百兩，若布來世津梁，非千金不可。」秀雲曰：「吾不信今生來生，你且領三百兩去，好心修造，不足者，豈無別善人相助？」僧曰：「吾那要銀，你自送與住持僧。」秀雲曰：「吾十日後送到寺來。」僧遂合掌念阿彌陀佛一聲而去。

歸對完朗詳說其事，又約十日後柴商且來，吾遠避之。完朗大喜，早備茶果齋品以待。至第十日，秀雲果帶銀兩兩僕來。完朗知是柴商，肅迎待茶畢問曰：「施主高姓。」秀雲曰：「姓荆。」完朗曰：「施主從那裡來。」秀雲曰：「前約寶刹中化疏僧，今敬從江上來。」完朗沉吟曰：「山寺未曾化疏。」

秀雲曰：「十七日前有僧在柴樓中，坐七日，我許他今日來。」

完朗曰：「本寺僧此半月內並無出外者。必方僧詐托也。」

即命作齋相待。秀雲心疑怪，若方僧詐托，何不前日即領銀去。

只存在心，遍寺閒遊，到伽藍祠去。舉頭看伽藍，宛似前日僧形像，兩僕亦指曰：「此伽藍好似前日僧。」秀雲看越驚異，心疑是伽藍化為僧，以勸我修寺。即以筮祈曰：「前日僧若是你變的，求一聖筮。即打一聖。又曰：「三百金已帶來，祈保今年大利。」再一聖筮，又得一陽。又曰：「三百不夠，若要五百，求一聖。」又得一陰。又祝曰：「我心中已悟，若更要五百兩香燈，求一聖筮。」果擲一聖。秀雲拜謝訖，來就齋席，謂完朗曰：「須用銀幾何？」完朗曰：「久有意要修，前日叫匠人估計，要五百兩方夠。故不敢舉。」秀雲曰：「我前日許過三百兩，今現送在此，明日更送二百兩來添，若修完備，再舍五百兩，買置香火田，永遠奉佛。」完朗聞言大喜，合掌下拜。後依約舍完。若冰密分二百兩而去。

按：僧貌似伽藍，故湊成此巧，亦可謂奇。然是人作成此套，何嘗真有伽藍化身乎！故富而能捨，本是善行，若謂真佛化緣，而施捨者輒有福報，此兩個裝騙僧，豈能福人乎！吾不信也。

詐稱先知騙綢服

東陽江達潤父遺產萬金，因為本府庫吏，累累浸困剝削，破去家強半。又好男風，嘗畜美好小僕，陪侍出入。有日江之梁友，遇其小僕問曰：「前日為你相公買兩疋青絹都長，做長衫必有剩。」小僕曰：「裁縫不善做，先做一領太長穿不得，後一領做得恰好。」梁曰：「長的可裁短，何妨？」僕曰：「他也不要得，已藏在書房大箱中去。」原來江多衣服，其穿後不用的，都投入此箱。」梁曰：「新服何忍棄？叫把與我修短服之。」僕曰：「你要問他討箱中第三件，便是這新服。」適一僧在旁聞得，素知江達潤肯施捨，即詐稱方僧，入江相公廳中抄化，江以兩文錢施之。僧曰：「吾看滿衙之中，皆有怨氣，惟相公府中祥光滿室，後日必有好官職，前程遠大。吾將化你一件好服，以結個緣。」江曰：「我無好服。」僧曰：「你有一件穿不得的舍與我好。」江故曰：「衣皆可穿，那有穿不得的。」僧曰：「是一件新青絹，太長的，在書房大箱中第三件。該舍與我，吾為爾消災延壽。不然，你眼下有小是非到。」江心異之，開大箱中看，果有兩件在上，新絹服第三。便疑此僧先知，持出舍與之問曰：「既捨此服，可免是非否？」僧曰：「我試你有善心否？今果肯施，便轉災成福矣。」

按：今僧皆庸人，何能前知，其稱已往事者，多得於傳聞。說未來事者，皆涉於矯誣。觀此僧欺江相之事，則今之稱善知識

者，皆此類也。江相之易欺如此，家安得不敗。世之信僧引誘者，可以此為鑒。